

陸氏論醫集卷二

川沙 陸彭年淵雷 撰著
受業妻嘉定沈本琰 編纂



雜文二

國醫藥學術整理大綱草案

辛未十一月代中央國醫館學術整理委員會稿成未采用

吾國醫藥事業。自古儕於巫卜。民間私相授受。官司鮮有督責。歷世既久。派衍愈繁。驟欲整理。苦無端緒。委員等自顧駑駘。繆膺艱鉅。兢兢慮始。唯恐弗勝。謹以管蠡所及。擬具整理大綱。就正海內鴻哲。庶循軌漸進。十駕可幾。國醫學術之須整理。學者宜無異詞。然並世諸賢。守舊維新。途轍懸異。見仁見智。志趣迥殊。皆尊其所聞。毀所不見。深恐道旁築室。多議無功。擬先決問題五條。齊其視聽。泯此爭端。衆志既一。宜端趨向。擬整理宗旨四條。樹之表望。殊途同歸。事有緩急。責有鉅細。擬臨時任務七條。日常任務六條。刻以期日。勉底於成。中央國醫館學術整理委員會謹擬。

第一章 先決問題

第一條 學術有是非。不可有中西新舊之見。(說明)風俗習慣法律。有因時因地之宜。適於歐美者。未必適於中國。適於古代者。未必適於今世。醫藥則不然。雖有某種疾病限於地方性及氣候關係。其大體則古今中外一致。但物質上之知識。有古人所未知。今人始知之者。有中國所未發現。歐西則已發現者。亦有古今中外俱未澈底明瞭者。是宜於事實學理上取其最近是者用之。不可存中西新舊之見。

第二條 一事物之理解。只有一箇真是。容有若干之說俱非。不容有兩箇以上俱是。若此者。當定其一是。去其衆非。其有名同實異。名異實同者。當先審其名實。而後定其是非。(說明)中國醫學。北宋以前現存之書。尙無顯明之岐異。岐異乃起於金元以後。莫不自以為根本內難。而其所以說內難者。則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今姑不論內難之是非。內難只有一部。而說之者如此其違異。若干種違異之說不能同時俱是。不待辯論而後知也。近世復有中西之爭。西說出自科學。非內難所能範圍。其

爭點尤大。中西理解之異。雖有短長多寡。要不能俱是而並存。中醫界少數持論者。既不能確知西說之所短。又不能確知中說之所長。乃作調和之論。謂西醫長於解剖。中醫長於氣化。或謂西醫是科學。中醫是哲學。要知一種疾病。只是一種事物。只許有一箇理解真是。不容有兩箇以上俱是。若不能澈底證明解剖之非。則氣化不能與解剖同時俱存。若不能澈底證明科學之非。則哲學不能與科學同時俱存。指所謂科學醫學哲學而言。非泛指科學與哲學。即使證明解剖與科學俱非矣。而氣化哲學之說未有實驗以明其真是。則所謂氣化與哲學者。猶未能自立也。故醫學上古今中外種種不同之理解。當從實驗證明。定其一是。去其衆非。然事實上如此者不多。多數皆名同實異。名異實同耳。亦有兩說大體上皆有相當的實驗證明。其小節稍有參錯。難以去取者。則不妨並存其說。候他日有識者重行審定。何謂名同實異。例如霍亂。中醫書言治法者。或主瀉心等黃連劑。或主四逆白通等薑附劑。言之各自成理。互相駁詰。夷考其實。則薑附劑所治者。虎列刺真性霍亂。黃連劑所治者。夏秋間流行之急性

胃腸炎耳。又如白喉。或言白喉忌表。宜養陰清肺湯。或言白喉當表。宜麻杏甘石湯。言之各自成理。互相駁詰。夷考其實。則麻杏甘石湯所治者。爲實扶的里。養陰清肺湯所治者。爲急性喉黏膜炎。急性咽炎。腭扁桃及周圍炎等病。亦即傷寒論之少陰病咽痛。若二方誤用。其病不死即劇。實扶的里誤用養陰清肺湯。其害尤烈。此皆所謂名同實異也。何謂名異實同。仲景之所謂傷寒。即時師之所謂溼溫。亦即西醫之所謂腸室扶斯。仲景之所謂心下痞。即時師之所謂傷食。亦即西醫之所謂胃腸擴張胃腸炎等病。時師之所謂大頭瘟。即西醫之所謂丹毒。若此者不勝枚舉。皆所謂名異實同也。又古人雖粗知臟腑之部位形態。而不能明試以知其功用。故謂心及心包主神明思慮。此以大腦之功用誤屬之心也。謂肝主風主動。此以運動神經之功用誤屬之肝也。謂脾主轉輸健運。爲胃行其津液。而惡濕。此以小腸及各組織之吸收作用誤屬之脾也。又見小腸內容物爲液體狀態。大腸內容物爲固形狀態。乃謂小腸排尿。大腸排便。此以腎臟之功用誤屬之小腸也。近世王勳臣號稱能實地

考驗。不肯盲從古人。然醫林改錯所言。錯誤仍甚多。如以頸動脈爲左右兩氣門。以大動脈爲衛總管。則因勳臣所目驗者。皆死人與剛斬之屍體。動脈管中血液。非乾涸即已流盡。遂誤以動脈管爲氣管衛管也。改錯又以膈膜以上爲血府。則因剛斬之屍體。剝割皆在胸腔以上。循環系中血液多流滯於胸腔。遂誤以胸腔爲血府也。若此者亦不勝枚舉。而爲名實乖異之尤。凡此皆須先審其名實。而後定其是非者也。

第三條 醫藥所以救天札。已疾苦。不可與保存國粹杜塞漏卮諸主義相提並論。故整理國醫藥學術。引用科學原理時。不任受破壞國粹之名。即或採用國外藥品時。亦不任受利權外溢之名。(說明)科學之根本。爲自然界之對象。此乃天地間所公有。非一社會一國家之私物。尤非西醫所獨有。西醫可利用科學。國醫獨不可利用科學乎。不過現代西醫之理論與方法。從科學中產生。今日國醫藥之整理。乃欲於經驗已效之方法中。求得科學之理解耳。

參看第五條
名論與方法

經驗已效之方法。亦是一

種自然界之對象。用已知之科學原理。理解此種對象之所以然而產生前此未知之科學知識。乃今日學者所應有事。中國古代。未有科學原理。而盛行五行學說。故以五行歲露理解已驗之醫藥方法。古代國醫之用五行歲露。猶現代西醫之用科學也。昧者不察。視五行歲露爲國醫所獨有。斤斤然議保存。以保存五行歲露爲國醫之專職。將以發明科學爲西醫之專職乎。弗思甚也。夫五行歲露等說。未始非國粹之一種。未始無保存之價值。然與今日之科學較。玄談實驗。相去懸絕。應用於醫藥學者。何去何從。當不俟明辨。故誠欲保存五行歲露等說。當提出別行研究。不當與國醫藥同時整理。合之兩傷。不如離之兩美。何則。醫藥之目的。爲救天札。已疾苦。非爲保存國粹也。藥品中如西洋參。番瀉葉。阿魏。肉桂之等。多產自國外。而國醫習用已久。以其爲救死已疾之物。雖漏卮亦所弗恤。況今之所整理者。爲國醫固有之方法。其所用藥品。大多數固爲國產。於提倡國貨。杜塞漏卮之主義。固無所抵觸也。用科學以說國醫學者。國內已不乏其人。而溝猶蒙瞽之徒。輒議爲不中不西。非驢非馬。夫宋元諸儒。化合儒佛以產生性理學。佛非中國所固有。而學者未嘗屏性理於國學之外。且未嘗屏性理於儒家之外。若如溝猶之言。則性理學亦將不儒不佛。非驢非馬矣。且其人亦有出版物。且引三數語。生理科學。裝點門面。試問此等書爲中而驢乎。西而馬乎。蚩蚩之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自古已然。此本不值一辯。仍恐識淺者受其眩惑。附論於此。

第四條 今世科學程度。尙未能澈底瞭解自然界之對象。國醫固有方法。實驗有效而不得科學上理解者甚多。今之整理。欲醫藥利用科學。非以醫藥供科學之犧牲。無論其方法之出於鈴醫授受。民間傳說。苟有實效。無不采用。(說明)西醫過信科學萬能。凡根據科學之療法。雖施用屢敗。猶固守弗棄。反之。國醫所有經效療法。以科學未能瞭解其原理解。西醫輒薄爲民間療法。不足當醫學之稱。鄙棄而不顧。此過信斯柯達謬論之故也。蓋發明打診聽診之斯柯達氏。嘗謂「醫學之目的。在診斷研究。得疾病之真相。以滿足吾人之知識慾。至於如何療治。非醫家所敢問」

云。西醫坐此不屑措意於民間療法。然其宅心行事。與中國人視醫事爲仁心仁術者。極端相反矣。今之整理。惟求療治效驗之確與速。若斯氏之論。則無取焉。

第五條 醫藥學可分爲兩部。曰名論。曰方法。今之整理。於名論之部宜大有更張。於方法之部。不過審定其孰確孰速。詳開其用此方法之證候而已。(說明)以橫的方面分。則有內科外科鍼灸科按摩科婦人科小兒科等。以縱的方面分。不過名論方法二部而已。凡醫經一類之書。屬名論。凡經方本草一類之書。屬方法。凡生理病理病原細菌藥理等科。屬名論。凡診斷治療等科。屬方法。名論與方法之分。醫家所未言。今爲便於說明計。臆創之。設有古醫書言「小柴胡湯治少陽病。邪在半表半裏。胸脅苦滿。往來寒熱。心煩喜嘔。脈弦細者。」其云少陽病者名也。云邪在半表半裏者論也。此所謂名論也。云小柴胡湯者。所用之藥方。云胸脅苦滿乃至脈弦細者。據以用此藥方之證候。乃所謂方法也。夫所謂少陽病者。究是何種病變。所謂邪者。究是何種病毒。所謂半表半裏者。究是何種部位。皆未有明確之界說。其有據經絡

臟腑六氣變化爲說者。又皆渺茫而不可信據。若謂胸脅苦滿乃至脈弦細。卽是少陽病邪在半表半裏之界說。則逕言「小柴胡湯治胸脅苦滿乃至脈弦細」可矣。何必贅以「少陽病邪在半表半裏」乎。故國醫學名論之部。若不根據科學。加以明確之界說。則不能取信於世界學者。而不能自存於今後之世也。若夫胸脅苦滿乃至脈弦細之證候。則皆顯然之事實。可以望聞問切而知。據此證候以投小柴胡湯。病卽良已。亦爲歷試不爽之事實。事實既歷試不爽。可知必合乎科學之理。若此者。有科學可說。則說以科學。苟無科學可說。而事實具在。亦無可疑可廢之理。蓋國醫學之成立。先有經效之方法。而後推求其名論。故名論容有不覈。方法則皆有相當的實效也。故國醫藥方法之部。無須更張。但憑經驗所得。更求增損完密可矣。至於符咒祝由。亦是方法之一。亦有確然得效者。但其原理。絕非科學所能知。其授受亦祕不可公開。無從整理。宜置弗論。

第二章 整理宗旨

第六條 將國醫學方法部分加以科學合理的說明。其目的。第一步使此後業醫之士漸成科學化。第二步使世界醫學界得明瞭國醫學之真價值。第三步使國醫學融合世界醫學。產生一種新醫學。而救死已疾之法益臻完善。(說明)國醫科學化之聲浪。蓋起於十年以前。當時國醫界頗持反對論調。今則反對者百無一二矣。然科學化云者。當求原理上之澈底瞭解。決非採用一二西藥西械而已足。其年高而行醫已久者。事實上亦難改造。惟有期之此後之新進而已。醫學非法律國憲之比。世界各國共同研究。研究有得。則共同採用。不分國界。西醫雖有德日派英美派之分。大體固無甚出入。惟中國醫學與世界醫學畫若鴻溝。不相通貫。此非語言文字之隔閡。乃因世界醫學以科學為說。中國醫學猶多五行歲露之說。科學通行而五行歲露不通行。故中國醫學不得通行於世界也。中國醫學固多特長之處。為世界醫學所夢想不及。然此等特長。絕不關於五行歲露。仍處處合乎科學之理。今以科學說明國醫之特長。則世界學者皆能通曉。人情惡病死而樂壽康。彼西人既知

國醫之特長。安得不棄西醫而就吾國醫。則世界新醫學之產生。亦意中事。非覲然大言也。

第七條 為欲實現前條之第一目的。國醫學中宜加入必須之科學。如理化。胎生學。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病原細菌學。及西醫診斷學之一部分。(說明)國醫學之名論。有與諸科學名實乖異者。當一一說明。務使國醫學與科學不生隔閡。其例如第二條名實異同之說明是也。西醫診斷學之煩難苛細處。乃斯柯達氏所謂滿足其知識慾者。於治療上毫無裨益。雖不學亦可。故但學其一部分。

第八條 為欲實現第六條之第二第三目的。國醫學之名論部。須闡發其一部分。剔除其一部分。如陰陽虛實表裏邪正之等。須闡發者也。如五行生剋。六氣標本。司天在泉之等。須剔除者也。(說明)古醫書所謂陰陽。乃概括一切相對的事物。其意義隨處而異。或指體液與體溫。或指臟器之實質與其作用。或指病變之進行性與退行性。或指機能之亢盛與衰減。此真有似乎代數學之代號。而其所代有一定之

質量者也。邪正者。邪謂病毒。正謂抵抗病毒之自然療能。陰陽虛實表裏邪正之等。或爲西醫所不言。或雖言而不甚詳悉。然國醫治療之所以奇效。往往由此爲基礎。此必須闡發者也。爲五行辯護者。亦嘗譬之代數之代號。然究其所代者。不過五臟六腑。臟腑既各有主名。何必舍主名而用代號。若言生剋。則又瀾翻周轉。漫無歸宿。譬如土病而虛。可以主張補火。謂母旺則子強也。亦可以主張瀉火。謂火衰則食木。木被食而弱。不能剋土。則土自強也。可以主張瀉水。謂水衰不復剋火。火旺則生土也。亦可以主張補水。謂水盛則不仰食於金。金盛則剋木。且不仰食於土。木被剋則不復剋土。土又無所被食。則土虛自愈也。似此瀾翻。任何主張皆言之成理。然而事實上豈有一病而可用相反之兩治法者。六氣標本司天在泉之說。出於王冰所補陰陽大論。後世醫家不悉源流。與素問原文等視。其說乃飄渺無據。於治病絲毫無益。此必須黜除者也。國醫學之當闡當廢者。不止於此。舉此以爲例。

第九條 爲欲學說之統一。及學者之免入歧途。必須審查古今醫藥書籍。(說明)

晉唐以前書。記載事實較忠實。推想事實以成理論。亦無多違失。故其事實多可信。其理論雖不盡得當。亦多可觸發巧思。此皆研究參考之寶庫。無須急急審查去取者也。宋元以後書。記載多涉夸誕。又根據不盡不實之名論。以自立方法。其書已不可盡信。至近人著述。因印刷進步而得書易。則鈔襲稗販之成書亦易。間有可取。紕繆實多。若不急與審查。則龐然衆說。後進者不免歧途之害矣。

第三章 本會臨時任務

第十條 規定國醫各科所必需之知識技能。但無論何科。須加入法定傳染病之常識。(說明)現在業醫者流品至雜。其甄別管理。雖有該管機關。其學術程度。理宜由中央國醫館規定。則亦本會之任務也。擬分國醫爲十科。曰內科。曰外科。曰鍼灸科。曰按摩科。曰婦人科。曰小兒科。曰傷科。曰眼科。曰喉科。耳鼻等向無專科故不列入曰花柳科。每科規定必須肄習之書一部或數部。爲醫療方法之最低限度。他日甄別考試。即以規定之醫書爲範圍。國醫向無病原細菌之常識。遇傳染病。不知必要之處置法。於

衛生行政不無妨礙。往年西醫報紙載一老醫。於一日中先診一白喉。次診其他諸病。受診者皆依次傳染。因目此老醫為傳染媒介。此雖張皇過甚之詞。然業醫者缺乏傳染病常識。固屬不可掩之事實。鍼灸醫所用之鍼。外科醫所用之刀。近復有使用體溫計者。多不知消毒。絕非細故。至於防止蔓延之方法。又不知告誡病家。故傳染病之常識。不但新進諸醫所宜通曉。即行醫已久之老醫工。亦宜設法使有補習機會。

第十一條 規定國醫所應知之學理（說明）前條受甄別及格之人。得執行醫療業務。擬稱為國醫士。若兼通學理者。兼得收授學徒。或充任國醫學院國醫學校之教授教員。擬稱為國醫師。國醫師應具之學理。由本會規定若干種書籍。以為甄別考試之範圍。前條及本條甄別考試之施行時期。為便於投考人豫備肄習計。約在規定書籍公布後第三年。由中央國醫館另行規定。會同該管機關施行。但行醫已久。資望素孚者。得予免試。又暫許收授學徒。係一種過渡辦法。他日醫教育普及。仍

須廢除。

第十二條 規定國醫學院及國醫專科學校之課程標準。及其必需之設備。（說明）國內已有之國醫學院及學校。查有十餘所。皆程度參錯。課程各異。即脩業年限。亦未一律。此必須及早規定者也。課程標準。指必修及選脩各科目。每科之質量。及其脩業先後之次序。前此國醫界會議編輯課本或教科書。以歸一律。然課本教科書。適用於中等以下學校。若專科學校及學院。則應由各教授本其獨到之經驗心得。於規定質量內自由講授。不須有課本教科書。但規定其標準可矣。國醫學院之課程標準。須使畢業生得為國醫師。國醫專科學校之課程標準。須使畢業生得為國醫士。

第十三條 解剖生理病理及西法診斷中之名詞意義。往往與國醫舊說不合。國醫書中常用之學術語。亦為一般科學家所不能曉。皆當編纂專書。互相解釋。務使不穿鑿。不附會。藉作國醫科學化之梯階。（說明）如第二條之說明。生理之大腦。

乃國醫舊說之所謂心與心包。生理之運動神經。乃國醫舊說之所謂肝。此其最顯者。其他名實乖異極多。近人頗有論議。仍多附會錯誤。若不一一疏證明白。則科學終不得運用於國醫學也。至國醫常用之學術語。如陽盛陽虛。陰虧陰盛。痞鞭動悸。心腎不交。熱入血室。以及痰血濕邪。痰飲肝氣之等。自科學頭腦者視之。莫不鶻突難曉。然國醫學之特長。往往在此等處。若不用科學原理詳釋之。則國醫終不得世界學者之信仰也。此皆須編纂專書者也。編纂時若採用近人學說。則明著其人。以彰其美。

第十四條 審查病名而統一之。(說明)西醫之病名。極有規律。器質病則以其病竈性質命名。傳染病則以其病原命名。物理病及中毒病。各以其所受之刺激及毒質命名。惟官能病頗不明晰。此亦無可如何耳。國醫則多以證候為病名。諸病既無明確之界說。古今醫書。名實又大有異同。巢氏病源列一千七百餘候。今考之。有一病誤分為數候者。有數病誤混為一候者。千金外臺聖濟諸書。大抵從巢源分類。而

互有參錯。自宋以後。鄙俗臆造之病名。多至不可勝計。甚有閩粵所通行。而江浙老醫瞠目不知所謂者。今欲整齊統一。雖極煩難。亦屬事不可緩。每病擬用雅馴合理者一名。附以特徵及鑑別診斷法。使界說明確。而以西名及他種參錯異名悉列其下。以資尋覈。若無適當之名。則逕取西醫病名。務使名實不復淆混。

第十五條 規定管理國藥商之原則。(說明)前衛生部所訂管理藥商規程。因起草者是西醫藥界之人。情形隔膜。又不免有意桎梏國醫藥。若施行於國藥商。勢必大相牴牾。應由本會規定管理原則。請中央國醫館咨送該管機關妥慎重訂。以利施行。

第十六條 其他由中央國醫館交辦之事務。

第四章 本會日常任務

第十七條 審查各處國醫學院及國醫專科學校之講義課本。(說明)倘有精當之新學說。及新發明之有效方法。當通令其他各院校採用。庶觀摩而善。共策進步。

如有錯誤。則指揮糾正。

第十八條 審查近出之醫藥書報。(說明)若有精當之新發明。除公布表彰。並通令全國國醫學院國醫學校採用外。當擇尤呈請政府予以獎勵。若有多種書報先後雷同時。則以最先出版者為發明人。如有學說錯誤。則指導糾正。其錯誤之尤者。或涉房中術麻醉藥墮胎法等。足以誨淫誨盜者。得請中央國醫館轉呈政府取締之。

第十九條 審查金元以後醫藥書籍。(說明)醫政失脩。業醫者之程度日以低落。下里巴人。屬和者衆。故醫藥之書。愈淺陋則愈通行。此其弊。直接使醫學退步。間接則殺人於無形。甄汰去取。勢不可已。當先審查最通行之書。以次及於罕見之書。各作提要。公布之。庶謬說不致流傳。而寶璞亦不虞見棄。

第二十條 調查國藥之產地產量。各處泡製方法。及用量之極限。作改善藥物之準備。(說明)德日美醫藥界漸知中國藥之可貴。每年搜買極多。即如大黃。吾國四

川產者最佳。日本產者。正效薄弱而副作用極大。日人搜買吾川產大黃。而以彼邦劣品售之吾國。鄉僻小藥商。貪其廉價。往往混售。醫家但知診病處方。設藥商配給劣品。則療病之權。不操之醫工而操之藥商矣。此不容不整頓者也。製法用量。各方頗有出入。而用量為甚。川湘人用麻黃。常至四五錢。徽歙人用茯苓。不過三四分。此因吾國幅員遼闊。水土氣候不齊。因地制宜。勢難畫一。然此等地方習慣。不無需要改善之處。則非先有詳細調查不可。

第二十一條 其他由中央國醫館交辦之事務。

第二十二條 前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諸條之徵集調查方法。由本會另訂。函請中央國醫館轉呈政府核准施行。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凡所編纂。及所審查。發行一種不定期刊物。隨時公布。(說明)公布分假定及確定兩種。假定者。為審慎起見。徵求全國學者之意見也。以幅員之遼闊。

交通之不甚便利。自公布假定之日起。至少須三箇月。方能徵集全國學者之意見。再加整理脩正。然後作確定之公布。倘有重大疑難。得召集全體大會議決。後確定。惟議決方法。以辨論最後得直者爲定。不用表決法。因學術與庶政不同。須從其真是非。不得從多數人之好惡也。確定公布後之推行方法。由中央國醫館另訂之。其後若發現錯誤。或有更進步之學說方法時。即另行公布脩正。或廢棄以前之確定。

第二十四條 本會委員。對本會以外不負責任。(說明)因有審查學校講義。近人著述之任務。對外文字。一切不署主稿人姓名。亦不宣布某案爲某委員主辦。所以免瞻徇情面。及無謂之恩怨也。

第二十五條 第三章之臨時任務。暫定開始辦事後三年以內完竣。必要時得延長一年或二年。(說明)編撰之事。刻期迫則遺誤必多。載筆之士。自知此中甘苦。故事。省縣脩志。動需數載。彼有舊志爲藍本。不過隨事增益。尙不能速成。今之整理。爲新舊交替時代之創舉。又有假定徵求之周折。則三年與五年。似爲最短之時期矣。

第二十六條 本大綱由委員全體大會通過施行。

附中央國醫館整理國醫藥學術標準大綱草案

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學術整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本館爲改進國醫藥學術起見。根據館章第一條。採用科學方式。逐漸整理。爰制定標準大綱草案如左。

第一 學術標準

本館學術整理委員會草擬之整理學術標準大綱。以左列之要點爲標準。

- 甲 以我國固有之醫藥學說。擇其不肯於近世學理者。用科學方式解釋之。
- 乙 其方術確有實效。而理論欠明者。則採用近世學理以證明之。
- 丙 凡屬確有實效之方術。爲我國成法所固有。而爲近世學理所無者。則特加保存而發揮之。
- 丁 其方術無實效。而其理論又不合科學方式者。則刪棄之。

戊 凡屬確有實效之方術。爲我國固有成法所無者。則採用近世學說補充之。

第二 分科大綱

學術整理委員會所草擬之分科大綱。係採用近世科學方式。分基礎學科應用學科二大類。

(甲) 基礎學科。基礎醫學暫定爲解剖生理學。衛生學。病理學。診斷學。藥物學。

(即本草學) 處方學。醫學史。

子 解剖生理學。本科以固有國學爲綱。仿近世解剖生理學之通例。可分

骨骼肌肉皮膚等項。及肺心脾肝腎五大部別之。

(說明一) 考近世科學分類法。對於解剖生理。有分之爲二者。有合之爲

一者。以我國之基礎醫學。向係綜合的。爲材料便利計。以採用

後者爲宜。

(說明二) 查我國臟腑之分類。與近世新學說。用器官分類法。頗相暗合。

蓋古聖先哲。均係以臟爲主。以腑爲副。細推其意義。所謂肺者。非專指肺之一體而言。實含有代表呼吸器全部之義。心者。實含有代表循環器全部之義。脾者。實含有代表消化器全部之義。肝者。實含有代表神經系全部之義。腎者。實含有代表泌尿器全部之義。據此分類。既不背古。又合於今也。

丑 衛生學。本科可將我國固有衛生學之精義。盡量發揮。至近世衛生學及防疫法。亦附於此。

寅 病理學。我國醫學。係綜合的。病理一科。向無專書可考。即以巢氏病源而論。不過單以病症爲主。仍難取法。故本科宜仿近世病理通論例。而變通之。劃分爲病論。病因論。病症論。

(說明) 考病理通論。係合病理總論各論二者而爲一。新學總論中之病

變。係以病之機能形態發生變化為主。所謂實迹的。我國之病症論。其最詳備而可法者。以仲師傷寒論而言。分六經傳變。所謂氣化的。故酌古證今。宜合病理總論中之病變。及各論之全部。另成一病症論。

卯 診斷學。我國診斷學。向分望聞問切四大部。今不妨仍從其舊例。而略加損益。刪去其不合科學原理者。並增加近世之器械檢查。

辰 藥物學。藥物一科。即古之本草。其內容宜參照新例分總論各論二篇。總論如討論藥物之一般通則。或禁忌配合等。其各論中。宜仿藥質分類法。每述一種藥。須另列子目。如異名。產地。形態。性質。功用。成分。用量。禁忌等。以清眉目。

(說明)考近世藥物分類。有臟器分類法。藥質分類法等。我國本草。亦不外是。如分經用藥法。藥劑分類法等是。

巳 處方學。我國方劑。極為繁夥。通常有古方今方之分。頗不一致。故宜仿近世處方學通例。不論古今方劑。擇其性質相同。功效確實者。分類序述。

午 醫學史。醫史。即醫學之源流。凡治一學。若不窮其源流。則如木之無根。未有能發揚滋長者。本科仿我國史學通例。以朝代為分類。

(乙)應用學科。暫定為內科學。外科學。婦科學。(產科學附)兒科學。(痧痘科附)眼科學。喉科學。齒科學。針灸科學。按摩科學。正骨科學。花柳科學。

子 內科學。吾國內科書。向分傷寒雜病二大類。所謂傷寒者。即經云。熱病之類也。非指一種病而言。實含有近世急性傳染病之總名。雜病者。亦即近世各器官病之總稱。此次綱雖仍舊。目則變通之。照近世例。每述一病。分原因。症狀。診斷。治療。處方。雜錄等。以清

眉目。

(說明)查近世內科書體例。除傳染病不分類外。其餘雜病。均按照各器官分類。我國雜病分類法。亦有與此相似者。如江氏醫鏡等。

丑 外科學。外科學之內容。在吾國亦向分總論各論兩大類。(如金鑑真銓等皆是)各論中之次序。向以人體為標準。分頭項。軀幹。四肢等。今不妨仍舊。惟各論中。每述一病。須分原因。症狀。診斷。治療。方藥等。尤須參加種種消毒手續。以策萬全。

寅 婦科學。(產科附)我國婦科。向分經期。胎前。產後三大類。今本科除總論中。注意婦女之特異生理。及其一般之診斷治療外。各論不妨仍其舊。惟每述一病。均與子丑兩項同。

卯 兒科學。小兒之生理。與成人不同。宜仿近世小兒科例。亦分總各論兩大類。各論中每述一病。亦均與子丑兩項同。

辰 眼科學。眼之構造。本極精微。故疾病亦極繁夥。除各論中。每述一病。均照前項分列子目外。而總論中。關於生理之微細。手術之通例。器械之選擇。方藥之調製等。尤宜三致意焉。

巳 喉科學。喉關一竅。為飲食呼吸之門。關係重要。故總論各論二大類。亦仿辰項細述之。

午 齒科學。我國古醫。向列喉齒為一門。或納入外科中。現以其關係重要。久已各列為專科。故總各二論中。除關於理論外。對於手術之材料。尤宜加意充實。

未 針灸科學。針灸一科。為我國醫學之單獨發明。歷行數千年。成效素著。即日本維新後。對於針灸。猶加保存。惟經穴孔穴各部位。須與近世解剖生理學。互相參照。除各論中每病照子丑兩項。分別細目外。總論中。對於手術上之消毒法。宜加注意。

申 按摩科學。按摩一科。俗謂之推拿。其奏效全在手術之得法。故總論中。關於一般手術之材料。宜加意充實。至各論中之各個手術。亦宜與近世解剖生理學。互相參照。

酉 正骨科學。正骨一科。俗謂之傷科。各論中每病照子丑兩項。分別細目。外。至總論中。對於解剖生理學之參照。手術之通例。方劑之調製。器械之選擇。均宜詳加注意焉。

戌 花柳科學。花柳一科。我國俗稱之為毒門。近來有名之為性病者。向列於外科中。自通商後。其病蔓延尤甚。故久經列為專科。今亦仿各科例。分總各二論。餘均於子丑各項同。

以上之標準大綱。係按照目前國醫情形。與世界醫學大勢。斟酌損益而成。惟學術之進步。多隨時代為轉移。此先哲徐氏有醫隨國運之論。以後本大綱。仍當隨時修正。

上中央國醫館書 壬申十月

謹將學術標準大綱草案。管見應行修改之處。臚陳公鑒。計開

第一學術標準甲項擇其不背於近世新按當時油印本有新字今已無學理者。用科學

方式解釋之。近世新學理五字。擬改為科學原理四字。方式二字。擬改為原理二字。

方式不過外表之形似。非內容之實理。所貴乎科學者。為其原理之真確。不為其方

式之入時也。近世新學理。當是暗指西醫。然西醫所根據者。仍是科學原理。似不必

多立名目。下文乙項新學理三字。丁項方式二字。並宜改為科學原理及原理字。

同上丙項。而為近世新學理所無者。則特加保存而發揮之。擬改為而為近世科學

所未發明者。仍須保存應用。以待科學更進步而得其解釋。

同上戊項。全文擬改為西醫方術確有實效。而為我國舊法所無者。亦得採用。

第二分科大綱。擬刪去首二句二十四字。稍似複纏拖沓故也。

同上甲項基礎學科。擬加入病原細菌及免疫學。其診斷處方二科。似宜移入應用

學科中。藥物學究屬基礎科。抑屬應用科。亦請審酌。國醫不知病原菌。最為西醫所詬厲。且病菌免疫。固醫者所宜曉也。

子項解剖生理學及說明一說明二。全文擬改為解剖所以明部位形態。生理所以明其功用。本皆獨立之科。非醫學之附庸。尤非西醫所專有。其編纂法既為世界所通行。即無庸改易。惟國醫舊說。往往與科學牴牾。則當覈其名實。別加溝通。例如舊時所謂肝。乃指動運神經。所謂脾。本指消化管之吸收機能。從而統指全身諸組織之吸收機能。若是者。皆宜細審而說明之。○原文「以國學為綱。以新學為目。」按油印原

本如此今已刪去新學為目一句蓋後來修正綱目二字似欠明瞭愜當且國學本無此專科則立綱更難至衛生防疫。關係細菌學較深。當附於細菌學下。惟箇人衛生可附於生理科耳。按油印原本衛生

生防疫附入生理科而下文丑項為病理今已特立丑項衛生遷移病理至寅項蓋亦開會所改（說明一）解剖與生理本屬二科。醫校為便於教學計。有合併為一科者。今從之。（說明二）國醫舊說。分腹內器官為五臟六腑。凡顯然作管狀囊狀者。則謂之腑。非然者。則謂之臟。而以臟為主。腑為副。此因六腑

之功用易知。古人已知為聚水穀之所。五臟之功用難知。古人意想以為藏精神魂魄之所。故臆造此五臟六腑之別也。故其說病。則腑淺而臟深。而身外諸器官。皆隸於臟。不隸於腑也。然古人雖粗知部位形態。而無實驗方法以證明其功用。故其言臟腑。往往形態是而功用非。而臟為尤甚。其顯而易知者。如內經稱心者君主之官。此明是大腦之功用。而非心之功用。又稱諸風掉眩。皆屬於肝。明是運動神經之功用。而非肝之功用。後世又有以小腸主溺。大腸主屎者。蓋食物在小腸中。尙未吸收。但作液狀。遂誤以為溺耳。此外名實錯誤處極多。本會將逐一疏證溝通。附於生理病理二科中。使學者得用科學知識研讀國醫古書而無所隔閡。○心似非代表循環器。腎似非代表泌尿器。原草案所云。似宜再商。

丑項病理學。按今已移為寅項全文擬改為國醫向無病理專書。內經既駁雜而無系統。巢源又但詳證候。間有說病理之處。亦泛濫膚廓。無可據依。今仿西醫病理通論之編製。而特注意於病證。俗作症之所以然。隨處溝通舊說而解釋之。如生理之例。（說明）

西醫論病理。側重所謂病變。以實質上變化為主。多從病理解剖得來。國醫則側重病證。從自覺他覺之證狀。以推想其臟腑之變態。凡所推想。固不能無誤。然用藥治療。悉以病證為據。故用病變說明病證之所以然。為今日國醫之要務。故國醫之病理科。雖屬新創。仍不能悉從西醫之成式也。

卯項藥物學。按今已移為辰項「藥質分類法」。不知西醫有此名目否。不可臆造。說明中之「藥劑分類法」。本草中亦未見此名目。請再詳之。

乙應用學科。擬刪去痧痘科附四字。痧痘本屬內科。成人亦有患者。舊時專屬兒科。本不合理。喉科似不當獨立。非如眼齒針按諸科有特殊手術也。正骨科擬仍稱傷科。損傷有極重垂危而骨不壞者。非內科外科所能治。稱傷科則包括正骨。稱正骨則不能包括諸傷也。花柳科擬逕稱微毒科。花柳指狹邪而言。先天微毒非本人狹邪所得。則花柳之名可商。下文戊項「花柳一科。我國俗稱之為毒門」。然花柳字恐仍是俗名。陳司成之書最古。乃曰微瘡祕錄。不曰花柳祕錄也。

以上所陳。倉卒多有疵漏。其理由更不及細述。伏乞詳加審核。務使無可指摘。國醫前途幸甚。

國醫館學術整理會經歷記

壬申十二月原作
入集時增刪

約在民十八之冬。北平施君今墨欲發起國醫館。羅致人才。見上海國醫學院刊物。謂鄙人精線之才可取。枉駕來滬下交。國醫館將次籌備。館址在南京。而鄙人任學院職務。不能離滬。施君因問南京醫界人才。鄙人推郭君受天以自代。鄙人與郭君初無深交。惟於全國醫學團體開會時獲一面。平時見其報上著作。主張與吾輩相去不遠。故以薦於施君。施君晤郭君後。悉以籌備事相託。而自回北平。郭君遂以代表名義。出席歷屆籌備會。其後任常務理事。學術整理會專任委員。職務與鄙人同。惟鄙人居上海。館中開會不能必到。郭君則南京土著。近水樓臺。多所偏勞耳。南京醫界。以楊君伯雅隨君翰英馮君端生等為領袖。三君診務較忙。醫界公事。多郭君秉承。三君意旨辦理。三君亦惟郭君之言是聽。國醫館學術整理委員會組織

之初。施君今墨爲委員長。隨馮郭三君及鄙人皆爲專任委員。草整理大綱時。又推郭君與鄙人爲起草委員。施君謂鄙人文筆較雅馴。囑與三君商榷後。執筆起草。鄙人以爲整理須合科學原理。而大綱須經大會通過。若明定科目。列各種基礎科學。則國醫界不識科學者尙居多數。必受大會否決。不如定一抽象範圍。說明必須如是整理之故。則國醫館章程明明揭橈。採用科學方式。大會勢不能反對此原則。大綱既經通過。然後整理會唯所欲爲。有大綱爲依據。醫界自無反對餘地。設不然。而聽取醫界多數意見。以從事整理。勢必與科學背馳。失海內學者之望。適以促國醫之滅亡耳。施君以爲然。鄙人脫稿後。持與隨馮郭三君討論。馮君謂只要合於科學。不論用何種方法皆好。隨君郭君則謂大綱須有標準。尊稿未有標準。似難遽召大會。細揣二君所謂標準者。乃指各科目。因將上述意見反復說明。謂此是一種手段。欲大會易通過。整理易入科學軌道耳。繼復與郭君單獨討論。郭君人情練達。每表示一句半句意見。必先之以寒暄恭維數十言。又殿之以寒暄恭維數十言。鄙人

則質樸成性。冀其直言相告而不可得。對此殊感苦楚。往復久之。郭君口中已無異辭。神色間尙若不謂然也。同時陳副館長又接謝君利恆書。將加入謝君爲專任委員。鄙人心知拙稿未必採用。又恐另草大綱。側重保存國醫固有面目。招識者之責難。則鄙人備員專任委員。不願蒙此不白。遂將原稿交自強醫刊廣濟醫刊神州國醫學報等先行發表。冠以弁言。有繞朝贈策之語。此誠鄙人名心太重。然不幸而吾言竟中矣。此後倭寇侵滬。國府遷洛。國醫館亦停頓。恢復以後。鄙人私事太忙。歷次開會。俱未出席。壬申十月間。接國醫館油印整理大綱。召集於二十九日開會。修正通過。則大綱果與鄙人原稿大異。已明列各科目。蓋即郭君等所謂標準。一望知是郭君手筆也。識見卑陋。文氣闖茸。以視郭君平日文字。殊有遜色。夫郭君與鄙人同爲起草委員。郭君必欲另草。亦須先示鄙人。然後公布。今逕行召集開會。則公事私交。皆所不合。鄙人正可袖手作壁上觀。不必喋喋取厭於人。猶恐國醫從此不能復振。爲全體大局計。決計赴寧出席。縱不能躊躇滿志。庶幾稍事補苴。志意雖決。臨時

因事不果行。遂匆匆草一快函。請改正郭草大綱中尤不妥者若干事。使環伺者稍稍減少指摘之口實。即集中所載上中央國醫館書也。一面馳書郭君。聲明補苴之意。非爲指摘大作。冀其會場上勿固執原草成見。至大綱文字蕪雜之處。如內科學下「實含有近世急性傳染病之總名。」句不穩帖。篇末「此先哲徐氏有醫隨國運之論。」有上當有所以字。論下當有也字。如此者甚多。以其近於苛細。未請脩改。又篇中屢稱消毒法。衛生學中又有防疫法。而科目獨無細菌學。則消毒防疫毫無根據。解剖生理中「肺心脾肝腎。」乃不合理之五臟舊說。既用科學整理。不宜仍然蹈襲。內科學中「傷寒含急性傳染病之總名。」亦大有語病。傷寒論中。瘧與霍亂。已提出別論於傷寒之外。瘧即腦脊髓膜炎與破傷風。與霍亂皆是急性傳染病。何嘗含於傷寒中。前書倉卒未道及。附識於此。書發郵後。接館中祕書處復函。略謂信到已在開會之後。只好留待大會時一同彙集脩正。今先登載第二期公報云。抑鄙人對整理會之意見。異於郭君者。不但大綱文字上之抽象具體而已。鄙意整

理會但須規定國醫學之方鍼。與其質量之大概。不必編撰書籍。蓋基礎醫學。如解剖生理病原細菌醫化學等。國醫不能獨異於西醫。則西醫譯本書可用者甚多。無須編纂。應用醫學如方劑之等。則宜聽醫家各本其經驗心得以發揮。不可限以一家言。惟國醫獨有之名詞理法。應闡揚發展者。須用科學的名詞原理。解釋疏證。頒行全國。此爲整理會最重要之工作。其次。只須審查新出醫藥書。定其若者當推行。若者當糾正。披沙揀金。集腋成裘。假以時日。精要斯得。如此辦法。庶幾於軌道之中。學者仍得自由發展其材力。今郭君之整理大綱。既明定諸科編纂法。而云逐漸整理。則整理會勢將編纂此各科全書矣。夫專任委員爲有薪之職。郭君殆以爲必須埋頭編纂。哀然成帙。然後免素餐之譏耳。雖然。編纂豈易言哉。充其量。不過撰成一部民國醫宗金鑑而已。試問書成之後。將頒行全國。令習醫者專攻此書。盡廢他書乎。則民主國之學術。不宜如此專制。將聽人各隨所喜攻讀。不爲頒行乎。則國醫館編纂此書何爲。不特此也。編纂時將大集醫藥學家而共同從事乎。則築室道旁。議

多功少區區一整理大綱從事者不過三五人意見尙不能一致何況集多人作大部書哉。將由一二人三數人編纂乎。則此一二人三數人之學力。是否可以涵蓋全國。整理大綱開宗明義之作。卑陋闕茸已如是。若編纂全書。其笑話百出。在意料中。求其爲民國金鑑。且不可得。由是言之。編纂之事。進退無所據。是以鄙人主張審查近出醫書。不主張自行編纂也。近日醫界固多裨販勦襲以侷利者。此當別論。若真正撰著。則私家之書。其價值必在設局官脩之書之上。漢唐注疏。私家之書也。官脩之經部書。至明朝禮部五經注此部不真。是此名否。而陋劣極矣。清朝欽定七經。稍稍可觀。然上之不及學海堂南菁書院之漢學。下之不及正誼堂之宋學。訓詁字書。則說文玉篇切韻集韻韻會。皆私家之書也。何等精采。康熙字典官纂書。初出卽不滿於學者。雖處專制淫威之下。猶有字典考證之作。史部書中。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皆私人著作也。晉書以下至明史。設局官脩之書也。其價值之高下。自有定評。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私人著作也。續三通皇朝三通。設局官脩之書也。其價值之高下。亦自有

定評。此無他。私人著作。必有此真學問。然後思著書傳後。設局官脩者。用非所學。奉命塞責而已。且脩書雖非作吏之比。究竟近於宦途。真有學問者。一方面不肯賣學問於官家。而自沒其名。一方面又以傲氣。與宦途格不相入。故書局中少真學問。真學問亦不能入書局。此官書之所以不及私書也。凡百學問皆然。醫學何獨不然。鄙人於整理會不主張編書。而主張審查近出醫書。亦欲於私家書中提取精粹耳。有識者當不以吾言爲非。

拙草大綱。嘗就正於章太炎先生。先生謂誠能如是。是亦可矣。又嘗函寄余君雲岫。得復書。大體頗贊同。小節稍有辨論。記得二事。其一。胃病之胸脅苦滿。決非小柴胡所能治。此層鄙人心受之。其二。對於斯柯達之言有所辯護。此則因立場關係。不得不爾。余君原書。他日檢得當公布之。又聞社會醫報嘗登載拙稿。不知有何評語。余君駁難中醫最深切。中醫或視若仇讎。鄙人從學術上衡鑒。覺余君極堪欽佩。故以文字相商榷。設有人因此罵我爲通敵。爲降伏。則吾不敢知矣。及郭君之大綱公布。

四方修改意見。見於刊物者。多至不可勝數。然以其出於中央國醫館。措辭皆巽順。惟余君爲上海市醫師公會全國醫師聯合會發言。見廿二年六七兩月時事新報。附刊新醫與社會。則摘伏索瘢。不留餘地。而所謂標準大綱者。體無完膚矣。

是時郭草大綱。不經大會。遽送行政院備案。將進行第二步統一病名工作。鄙人則以原草案及修改意見俱未容納。不欲枉道徇人。久不問整理會事。而施委員長在天津。亦覺公布之大綱太不滿意。既遽難改易。欲於第二步以後徐圖補救。特委葉君古紅詣首都。董成統一病名之事。仍力促鄙人勿懷消極。一面草建議書。計劃書送館。經常務理事會通過。交葉君分配起草。葉君推薦張君忍庵同任專委。而首都之楊君伯雅。亦不知何時受聘爲專委矣。然實際工作者。惟葉郭張與鄙人四人。葉君依施君建議書之科目。酌量重輕。分配起草。請郭君任外科五官病科梅毒淋病科。張君任婦人科小兒科。鄙人任內科。而葉君任修改。總其成。四人開談話會。郭君以大綱分科十一。而建議書分科僅六。認爲違背大綱。不肯承諾。當告以大綱中針

灸按摩諸科。係治法而非病名。今但用病名。則六科已包舉無遺。不必曲合大綱。反成疊床架屋。郭君無辭以對。則又堅執大綱。但有眼喉齒三科。建議書不應改爲五官。大綱稱花柳科。建議書不應改稱梅毒淋病。當告以耳鼻之病不可除外。且五官乃包舉之名。若改三官。則爲不辭。花柳指狹邪所得之病。不能包括先天梅毒眼淋菌等病。先天梅毒眼淋菌等。又不可歸入他科。大綱未妥善處。不妨事後補苴。郭君則力爭大綱業經行政院備案。神聖不可侵犯。不得已悉從之。以爲可以無事矣。郭君又謂三人起草。葉君不應不舉筆。且渠獨任三科。分量太重。勞逸不均。葉君告以自已須修改三人之稿。其事最繁。分量則內科最重。合外科五官梅毒淋。合婦人小兒。僅約略相當。且四人中惟郭一人治外科。故如此分配。今再減郭君一組。將眼喉齒科暫令鄙人起草。苟時間不夠。隨後再商。郭君始勉強承諾。明日郭君復提出辭職。謂委員制度。葉君不得修改他人之稿。經改爲簽注。不用修改字樣。始已。越一日。鄙人接上海國醫分館函。稱奉中央國醫館代電。印發施委員長建議書。徵求全國意

見。乃知建議書雖經常理會認可。雖經照派工作。而祕書處尙以此徵求意見。則大有改變之可能。吾儕照常理會通過之建議書起草。費無數腦力。正恐他日仍復束之高閣。另由郭君統一。匆匆送行政院備案耳。

先是。葉君不知鄙人曾草大綱。又不知對郭草大綱有修改意見書。會晤閒談。始備知往事。葉君以爲原大綱既經攔起。此時不及追用。修改意見何至擱不採納。於常理席上問館長諸理事。皆云未見此文。王理事用賓性最耿直。卽問祕書長。接得陸理事修改意見否。祕書長囁嚅未答。目視郭君。郭君代答。謂文到已在開會後。故未提出。王君忿然謂。如此。何不於次屆常理會提出。中央國醫館非南京地方機關。爾何人。得代表常理會擋他人駕耶。言時聲色俱厲。至擊桌擲扇。而郭君意態蕭然。面不改色。其涵養有如此者。又。整理會工作計劃。大綱須經大會通過。其後由專任委員依大綱起草。隨時公布徵求意見。經一次修改而成立。然郭草大綱。並未召集大會。施君建議書不必徵求意見者。反急急徵求。此中手續。殊令人不解。

統一病名。非急要之務。國醫之可取者以治療。治療視證候。不視病名。治療已效而終不知其所病者。往往有之。國醫舊有病名。或從證候。或從臆想之原因。而古今醫書。名異實同。名同實異。紛然淆亂。莫可爬梳。若欲一切合於科學。則須根據病理解剖及病原細菌。並習西法診斷。然後可得病名。整理會是否承認取用此三科。尙在未定之列。乃欲先行統一病名。譬如基礎未奠。先建樓閣。若非空中架設。則有傾圮而已。且科學的病名。西醫書俱有譯文。又有醫學名詞審查錄可以參考。取用卽是。何必更張。科學既無中外。則科學的病名豈有中西之異。若藍本舊名。不折衷於科學。則又非館章採用科學方式之旨。鄙意以爲整理會最急之務。須用科學原理科學名詞。解釋國醫特勝之名詞理法。若統一病名。則整理之餘事耳。然此理稍奧。不足爲識淺者道。尋常意見。以爲非有整部著作。不足表示整理會之成績也。當整理會初組織。諸委員閒談時。馮君端生謂傷寒溫熱必須辨析明白。隨君翰英謂統一病名爲最要工作。其時鄙人方注意草擬整理大綱。對諸君不欲多示異議。隨口唯

諾不加辨難。不圖郭草大綱匆匆通過後。真欲從統一病名入手也。施君葉君敦促任事時。嘗以此自辭。二君謂根本推翻郭隨計劃。恐徒費周折。吾儕不咎既往。但追將來。使整理會不致大出紕漏。斯可矣。鄙人重違二君之意。乃勉強執筆。館長焦君易堂。又限兩箇月統一完竣。館長方對外爭國醫條例及國醫學校條例。急欲有所表示。不得不爾。然著作之事。最難刻期。限兩月統一病名。有似明太祖限兩月脩完元史。縱能如限。錯亂必多。以此告葉君。葉君轉告館長。乃定每星期交稿一次。若兩月後不及交完。得酌量延長。今方照此工作。然鉤稽考核之作。成則全部告成。非若編撰小說。可以逐回屬稿。逐漸排印者。嘗語葉君。譬如百日內建屋百楹。則可。每日建成一楹。則不可。葉君未嘗不知此中甘苦。特既許館長。不便反汗耳。

以上鄙人任事中央國醫館之經過。截至編撰本集時止。以後情形。固難逆料。然就往事以測將來。其人物主張與任事方法。如是如是。可知整理會之成績。大概出幾部庸陋之書。合於多數中醫之心理而已。舊籍之高下。且不知決擇。

郭草大綱事江氏筆花醫鏡醫宗金

可以見其所學

冀其整理舊籍。入於科學軌道。則夢幻泡影耳。

瑛案。編纂本集時。整理大綱草案。及上中央國醫館書。皆從醫報第四期轉錄。別有敘記一篇。述國醫館整理會事甚詳。可作史料。惟篇中尙未及統一病名之事。蓋敘記作於壬申十二月。統一病名始於癸酉六月也。今請淵雷夫子補入統一病名之事。易篇名為經歷記。仍編次於脩正書後。讀者覽其首尾焉。

臨證醫典序 壬申九月

自活字排印之法行。而書籍之成就易。自標榜宣傳之法行。而營利之計術工。以甚工之計術。作易成之書冊。於是新出醫書。充棟而不勝度。汗牛而不勝載矣。報紙廣告所載。莫非名醫撰述。名人題序。莫非人人宜讀。保證學成。吾試讀焉。則勦襲割裂。轉相裨販。不終一篇。棄去唯恐不遠。吾喜讀醫書。獨不敢讀並世名醫之書。並世名醫作者。亦無敢乞吾題序者。此無他。志在學術。與志在宣傳營利。道不同。不相為謀也。姚子若琴。篤實好學士也。供職於商務書館。以其餘緒作醫。僚友數千。病而求治。

焉。應手輒愈。書館燬於兵燹。若琴始專業醫。嘗手一冊稿。請為點定。曰。平日讀書臨診所裒集。用中醫最習見病名。分門類證。而撮取效方。自仲景以至近世。排比其下。故曰臨診醫典云。余惟千金外臺以後。方書至多。然其用法效否。非經試則不知。臨病者不能無決擇。吾執匕以來。常諦審其主療之文。揣度其藥物之性。試之病者。得必效方數十首。今檢若琴之書。大抵在焉。於是知若琴之用力勤而決擇精。視彼宣傳營利之作。相去奚啻雲泥也。因為之是正若干事。序其簡端以歸之。壬申九秋。陸淵雷。

答曾覺叟 癸酉八月

覺叟先生執事。三月間辱賜書。謂拙著傷寒今釋推翻六氣六經。因大談氣化。來相詰責。汨汨數千言。古道熱腸。誠足欽敬。獨惜執事主觀太深。燭理太闇。且未知僕之志趣耳。默察中醫人物。約有四類。志在舖啜。卑無高論。為一類。小有才智。能知舊說之荒。科學之覈。然憚於研索。常攘他人之說為己說。移步換形。滋生錯誤。轉詆其

答曾覺叟前刪去
國醫評論社一篇
陸醫室聲明

人為是。迷惘極深。譬擁腫之木。非鑿括所能平直。惟第四類可與有為。然人數既少。又多累於衣食。倉卒無所成就。致足惜耳。執事蓋第三類之巨擘。僕欽敬執事之經。經忠信。特不敢與談學問耳。自宋儒高談心性。不尚實理。空疏者有所藉口。輒謂理在吾心。以讀書討索為玩物喪志。及其老也。滿肚子模糊概念。自以為聖人之道。在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侈言天道。曾不愧怍。一唱百和。相扇成風。當此之時。雖有巧譬善喻。豈能強其格物明理。變顛預為審諦哉。歷元迄明。此風不改。明末。顧甯人。閻百詩諸君。救之以考據。乾嘉諸大儒繼之。頗轉移風氣。然避實逃虛之餘毒。流於醫界者。至今未絕。不然。僕安得讀執事之妙論乎。俗事倥傯。又無頑石點頭之術。區區尺素書。度不能使執事言下立悟。徒費楮墨。是以闕然久不報。乃者執事載其書。辭於醫界春秋。詆毀且及章餘杭。使僕終於緘默。則執事之徒侶。或疑僕為理屈。將益信從執事。而中醫之緇蔽益深。故敢略陳固陋。遣辭質直。幸勿為罪。僕向執教職。厭學風日壞。棄而業醫。然身有薄技。即不作醫。亦不患無噉飯地。初非

焉。應手輒愈。書館燬於兵燹。若琴始專業醫。嘗手一冊稿。請爲點定。曰。平日讀書臨診所衷集。用中醫最習見病名。分門類證。而撮取效方。自仲景以至近世。排比其下。故曰臨診醫典云。余惟千金外臺以後。方書至多。然其用法效否。非經試則不知。臨病者不能無決擇。吾執匕以來。常諦審其主療之文。揣度其藥物之性。試之病者。得必效方數十首。今檢若琴之書。大抵在焉。於是知若琴之用力勤而決擇精。視彼宣傳營利之作。相去奚啻雲泥也。因爲之是正若干事。序其簡端以歸之。壬申九秋。陸淵雷。

答曾覺叟 癸酉八月

覺叟先生執事。三月間辱賜書。謂拙著傷寒今釋推翻六氣六經。因大談氣化。來相人非是。爲一類。守模糊之舊說。作軒岐之忠臣。尊其所聞。毀所不見。爲一類。兼通新舊。不囿故常。探蹟索隱。唯力是視。爲一類。就中第一類。人數最多。然隨風草木。無足重輕。第二類本可造就。然宅心不正。非甘和白采之材。第三類最爲誠懇篤實。然先

答曾覺叟前刪去

入爲是。迷惘極深。譬擁腫之木。非槩括所能平直。惟第四類可與有爲。然人數既少。又多累於衣食。倉卒無所成就。致足惜耳。執事蓋第三類之巨擘。僕欽敬執事之硜硜忠信。特不敢與談學問耳。自宋儒高談心性。不尙實理。空疏者有所藉口。輒謂理在吾心。以讀書討索爲玩物喪志。及其老也。滿肚子模糊概念。自以爲聖人之道。在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侈言天道。曾不愧怍。一唱百和。相扇成風。當此之時。雖有巧譬善喻。豈能強其格物明理。變顛預爲審諦哉。歷元迄明。此風不改。明末。顧甯人。閻百詩諸君。救之以考據。乾嘉諸大儒繼之。頗轉移風氣。然避實逃虛之餘毒。流於醫界者。至今未絕。不然。僕安得讀執事之妙論乎。俗事倥傯。又無頑石點頭之術。區區尺素書。度不能使執事言下立悟。徒費楮墨。是以闕然久不報。乃者執事載其書。辭於醫界春秋。詆毀且及章餘杭。使僕終於緘默。則執事之徒侶。或疑僕爲理屈。將益信從執事。而中醫之錮蔽益深。故敢略陳固陋。遣辭質直。幸勿爲罪。僕向執教職。厭學風日壞。棄而業醫。然身有薄技。卽不作醫。亦不患無噉飯地。初非

家傳世襲。舍此無可聊生者。又以爲醫之志在己疾。不得與保存國粹。杜塞漏卮。併爲一談。苟西法勝於中法。亦當不惜萬金之費。不遠秦楚之路以求之。何則。人命至重。不可以彼易此也。故僕於中西醫術。無人我奴主之見。求其適於愈病而已。平心而論。病固有西醫逆壞。中醫救之者。亦有中醫弗瘳。西醫起之者。度長絜短。蓋難甲乙。兼容并包。乃爲上工。然役物之繁省。費用之低昂。得藥之難易。爲多數平民計。西醫似未適合國情。僕之用草木湯液治病。隨俗姑稱國醫者。其故在此。豈能入主出奴。盲從附和。效愚忠於軒岐。若執事之所爲哉。執事詔僕無爲親厚所痛。仇敵所快。不知僕於中醫。固無所謂親厚。於西醫亦無所謂仇敵也。又責僕推翻六氣六經。以爲中醫之畔徒。不知僕於六氣六經。未嘗臣事。執事之責言。無異遺老頑民。責黃克強孫逸仙推翻滿清。斥爲畔逆。在執事固義憤填膺。在僕則意料所及。在所弗恤。總之。僕之志。在醫學之進步。執事則志在墨守中醫壁壘。道不同。不相爲謀。宜乎僕之所爲。不入執事之目。而執事之責難。不入僕之耳也。

來書既謂僕爲余岩所羅致。又謂隨順潮流。委曲求全。迹其詞意。似反激。又似認罔。此等譏構。君子所恥。執事賢者。乃亦偶然不免。僕則無須置辨。若夫六氣六經。是否有驗。仲景是否專爲六氣六經立治。以及醫學是否不離哲學。僕已審之。諦言之。詳矣。今釋已登記室。其他論醫文字。即日印陸氏論醫集問世。印成當郵呈一部。執事覽之。亦可稍知大略。僕雖不敏。於舊籍六氣六經之說。固嘗涉其藩籬。得其旨意。所以棄而弗取。非有所畏懼好樂。爲其虛無飄渺而不可信也。執事誠欲僕從事於此。必將今釋所言。一一翻駁。別舉確證實驗而後可。今來書。於今釋斥廢六氣六經之處。未能鍼鋒相對。加以辨論。徒以含糊籠統之詞。入主出奴之見。望僕棄是非而用情感。雖加以消滅中醫之罪。僕豈能違心以徇執事之恫喝哉。綜來書所言。伸張六氣者五端。相傳已五千年。一也。人體受寒即寒。受熱即熱。二也。傷寒在冬。傷暑在夏。三也。造溫散溫之機能。亦非解剖所能見。四也。感風必用祛風藥。受寒必用溫寒藥。五也。惟此五端。一不能成立六氣。請分而辨之。

秦漢以前論醫者。周官疾醫。不言六氣。素問出於秦漢之際學者已有定評以四時五行爲說。春風夏熱長夏濕秋燥冬寒。爲氣僅五。加以火而謂之六氣。乃出於天元紀等六篇大論。六篇者。王啓立取陰陽大論以附入。非素問原文。難經雖僞書。亦不言六氣。戰國前漢之醫說。載在遷史扁倉傳者。與素問難經殊異。然亦不言六氣。本草經有後漢郡縣名。當是後漢人作。亦不言六氣。併不言六經。後漢張仲景。隋之巢氏。唐之孫氏。王氏。其書皆稱大家。王雖不自知醫。然六朝諸方。賴以傳後。亦皆不言六氣。直至金元。受理學家好大蹈空之習氣。又不知陰陽大論本非素問。以爲眞出軒岐。其實素問亦非眞軒岐亦不足迷信也乃取其六氣之說。翻騰而推助之。以至於今耳。由是言之。六氣之說。上不聞於秦以前。下不見於漢晉六朝隋唐之際。獨陰陽大論及金元以後有之。執事謂爲繼繼繩繩五千年。失考甚矣。且縱如所言。使六氣真有五千年之久。適足以見中醫墨守故常。豪無進步。不足以證其學說之覈。何則。事物之理。緻至繁。初民之心。思至簡。古人之舊知。不及近世之新得故也。不然。天圓地方。天動地靜之說。中西一

致亦復相傳數千年。歌白尼行星系之說。不過二二百年事。執事亦將以天圓地方爲不可磨滅。以行星系爲幼稚乎。

受寒即寒。受熱即熱。此特無病時之感覺然耳。病則劇不爾。有受寒而熱者。受熱而寒者。僕欲言科學的病理。恐非執事所能曉。姑引素問。熱論不云乎。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執事自謂軒岐以迄近日各家著述無不瀏覽。何以熱論之文。俗工所習聞。執事獨不曉。而以無病時之感覺爲病變。僕以是知執事非但未涉獵科學。即中醫舊說。亦多悞忘。所以得書五閱月。懶於作答者。誠恐言者諄諄。聽者昧昧耳。今姑就執事所知而論。則寒熱之變。氣象學物理學已詳晰無遺。寒熱之感覺。生理學亦詳晰無遺。舍確有實據之氣象物理生理。而取虛無飄渺之氣化。所謂自珍敝帚而已。且寒熱不過二氣。執事乃欲包舉六氣。執事自知高深之理難推測。乃舉淺顯之理。婦孺所與知者。則執事已知六氣爲婦孺之見矣。抑知婦孺之見固多謬妄乎。來書又舉傷寒在冬。傷暑在夏。以爲病由六氣之證。傷暑在夏固也。傷寒在冬則大

有可商。今姑弗論。姑論冬夏寒暑。則亦二氣而已。何來六氣。將謂傷風必於春。傷濕必於長夏。傷燥必於秋耶。藉曰有之。則傷火又在何時。恐執事亦無以對也。夫氣候爲疾病之一原因。僕固不反對。氣候之變。不過寒熱燥濕四者而止。必欲鑿言六氣五之已少。七之已多。則古人之牽湊。今人之盲從耳。

來書又謂六氣之不可見。猶造溫散溫之不可見於解剖。遂以造溫散溫爲荒謬臆造之說。夫「中醫長於氣化。西醫長於解剖。」固俗工之口頭禪。而僕所心鄙齒冷者也。今察執事口氣。亦以爲科學醫之技。不過解剖。則猶是俗工之見耳。須知解剖之外。尚有種種觀察試驗之法。其事一一合於化學物理。執事苟虛心研討生理。或能曉然知其非臆造不荒謬。而翻然知六氣之荒謬臆造耳。

來書又舉感風必用祛風藥。受寒必用溫寒藥。以爲病由六氣之證。此誠舊中醫根深蒂固之謬見。至死而不悟者。夫見如此之病證。用此類藥物而愈。因臆測其病爲風。臆測其藥爲祛風藥。見如彼之病證。用彼類藥物而愈。因臆測其病爲寒。臆測其

藥爲溫寒藥。此中醫學之所由產生。徵之文獻而可知者也。然用此藥於此病。用彼藥於彼病。是也。謂此是風病祛風藥。彼是寒病溫寒藥。未必是也。防風莫不知爲祛風藥。然切爲薄片。暴之風中。則隨風旋舞。祛風之謂何。附子莫不知爲溫寒藥。然置之窟室。以過殘冬。則室內不減其寒慄。溫寒之謂何。執事或以爲氣化之妙。非可以實驗目測。則是執事終不信實驗目測之科學。獨信古人之空言。僕誠無法解此大惑矣。執事伸張六氣者五端。其說乃無一端可以成立。斯亦安能使僕不推翻哉。至於六經。執事所持爲理由者。不過三端。其一。爲人身經氣之道。無形迹。難以文字表現。其二。爲病理。太陽病必用太陽方。陽明病必用陽明方。其三。鍼灸。某病必取某穴。今分辨之。則不足當一擊。試問經氣之行。既無形迹。則古人安從知之。而言之鑿鑿如此。且人身之生理病理。無形迹可求者衆矣。苟設法試驗而得其故。未有不可以文字表現者。豈如禪門九識。必待證到。證到而仍一無所得哉。誠非文字所能表現。則靈素之言六經十二經。非文字耶。執事至今迷而不悟。非惑於古人之文字耶。

太陽病用太陽方。陽明病用陽明方。此則醫者之心理然耳。病是否太陽。藥是否陽明。病與藥固不能言者。蟲臂鼠肝。悉聽醫者之稱謂而已。此與風病寒病祛風溫寒同一盲從而不加思辨。第三類中醫迷誤之根本也。且憑證用方。是治療上事。非病理。執事以此為病理。可見胸中如墨。鍼灸之法。某病用某穴而愈。事實也。謂此病屬此經。此穴屬此經。臆想也。事實真。臆想不必真。由真確之事實。求真確之理由。乃闡揚中醫所應有事。若詫其事實之真。遽信其臆想之非謬。則鄙夫腦筋簡單。非格物致知之學者矣。

執事謂仲景專為六氣六經立治。僕則不謂然。夫仲景往矣。執事與僕莫由起而問之。然就其書之見存者而考之。僕為得而執事失矣。傷寒論自太陽以至厥陰。在執事輩視之。何嘗不是六經。然其書但曰太陽之為病。陽明之為病。不曰太陽經陽明經也。雖間有經字。而絕無六經字。則又安知仲景專言六經乎。後世用陰陽大論以釋之。妄謂太陽寒水。陽明燥金。然桂枝證惡風。名為中風。何以不為厥陰而為太陽。

太陽篇有惡寒傷寒字。陽明篇有燥屎字。此外少陽篇絕無相火字。太陰篇絕無濕土字。少陰篇絕無君火字。厥陰篇絕無風木字。如此而謂傷寒論專論六氣。則誣妄而已耳。

自承為哲學醫。固第三類中醫之通病。執事何能例外。然所謂哲學者。耳目所不可聞見。鼻舌所不可嗅嘗。惟有心意推想者。然後謂之哲學耳。人體塊然血肉之軀。其疾痛苛癢。皆可以考見病所。則為哲學乎。為非哲學乎。草根樹皮。舊中醫取其氣味。雖未得實。然氣則鼻之所嗅。味則舌之所嘗。則為哲學乎。為非哲學乎。病與藥皆非哲學。舊中醫加以附會臆想之詞。然後入玄虛而近於哲學矣。夫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脈浮而緩。病也。桂芍甘草薑棗藥也。施此藥於此病而愈。事實也。有化學物理病理藥理可以說明者也。然而舊中醫處此。必曰此風傷太陽寒水之衛也。桂枝湯調和營衛而祛風。安太陽之經氣也。且其斤斤注意之處。不在病與藥。而在太陽寒水營衛之玄談。於是乎中醫不為哲學不可得矣。僕以為哲學之醫。固亦有之。西域喇

麻。持念殊而咒之。病則立愈。辰州祝由。咒水以喫病人。病亦立愈。登報招徠者固多欺罔此則真有近乎哲學。然其術非人人可教。非人人得受。操其術者亦莫能言其理。非若第三類中醫。滿口胡扯。即以爲哲學也。

今日胎生之學。自精卵媾合。以至臨蓐之際。大體已考徵明確。凡構成細胞與細胞間質之物質。大體亦已考徵明確。執事致章餘杭書。頗涉佛學。佛家固以皮囊爲四大和合所成。執事甯不聞乎。陰陽氣化細細和合。乃含糊籠統之詞。自易傳以後。國人於胎生學無所發明。姑以此爲說耳。且陰陽氣化細細和合。如何而證成六氣六經。如何而能知覺運動。豈非一筆糊塗帳。舊中醫不明科學。遇稍稍難曉之事。求其故而不得。輒歸之於氣化。苟問其何者爲氣。如何化法。仍是一筆糊塗帳。舍明確之科學。取糊塗之氣化。乃所謂鑄九州大錯耳。蜡人之組織。與生人絕異。執事視蜡人如肉塊。知執事之於物質。誠五穀不分者。以此下問。令人噴飯。

拙著今釋。自知不免疵漏。他日尙須脩改。然大體有破壞。有建設。或不致覆醬瓿。推

翻六氣六經。特破壞之一端耳。其他傳經之次第。合病併病之疑竇。厥陰之牽湊。不能獨立。皆破壞之大者。至於建設。如麻黃伍桂枝伍石膏之異。青龍治肺炎。瀉心治胃。痰飲爲粘液。火逆發黃爲溶血性黃疸。皆確然不拔而未經人道。執事乃謂。除造溫散溫學說。推翻六氣六經外。別無發揮。抑何所見之隘。傳曰。賢者識大。不賢識小。又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拙著固不但推翻六氣六經。而執事所見。乃止於推翻六氣六經。以是知執事之醫學。六氣六經外。所餘蓋甚少矣。

執事之書。推翻氣化學說。則曰余岩。政府不容。則曰余岩。中醫藉驗方。則曰余岩。謂中醫不合科學。則曰余岩。驚爲欺謾。則曰余岩。持以驕我。則曰余岩。胎生之學。則曰余岩。一若科學爲余岩之私產。而中醫失所憑依。爲余岩一人之故者。不知科學乃大自然之定理。放諸四海而準。中醫舊說。在頭腦未錮蔽者。無不嘖爲誕妄。學理是非。豈余氏所能左右。余氏特知中醫之巢窟最密。其文辭又最犀利。執事感其切膚之痛耳。獄囚引決。不悔其犯罪。惟申申以詈劊子。祇見其昏妄而已。

執事又屢引渡邊熙之書。不知渡邊之書。執事曾見幾種。以僕觀之。其病名病理藥理。一切仍從科學。未嘗拘六氣六經。如執事之爲也。其書曾引胎生學以釋六經。雖出附會。要非如執事所云經氣之路者。又影印太極圖說一篇。以爲漢醫所溯源。不知世傳太極圖。出自希夷康節。宋以前無聞焉。漢醫肇源三代以上。安得從太極圖出。渡邊留學歐西。不通中土之學。故有此失。執事忽其精要。取其蕪歲。誠所謂買櫝還珠者已。僕反復讀執事之書。知執事從事於醫。志不在愈病。徒欲張中醫之旗幟而已。作中醫。亦智不足探求真理。徒硜硜然作僞軒岐之忠臣而已。此等存古言動。或因知識所囿。或爲遭遇所激。二三同志。姑以自怡。原無不可。特不可闖入醫政。周鼎商彝。雖古色斑爛。不若新鑄釜餼。切於實用也。

執事嘗與梁任公講學三湘。人無知者。今既以告僕。復以告章餘杭。頗有附驥求顯之意。任公所學。僕固未敢從同。然旁搜遠紹。淹貫中西。辨析是非。思考亦諦。執事似非其倫也。又謂遍遊秦豫。陰求奇士圖恢復。不知恢復何事。以其時考之。殆初人民

國陰圖恢復滿清乎。僕固不問國事。無論遺老孤忠。革命鉅子。視之如一。然執事誠爲民國之頑民。則不當稱道孫逸仙。柰何書中頌揚民族民權。於總理字。復空格以示尊敬。此則執事所謂委曲求全者乎。

駁脆薄之學說。昔人比之摧枯拉朽。至於五行六氣氣化之中醫學說。則枯朽之不如。不足一摧拉。是以僕遇此輩雖多。每不深辨。執事獨以爲根本堅固。不遠數千里。馳書相詰。遂引發其狂言。雖然。僕仍尊敬執事齒德。駁難稍涉激越。蓋當仁不讓之義。亦如矢在弦。一發而不可止耳。伏乞恕其率直。幸甚。此後執事作軒岐之忠臣。僕作氣化之勁敵。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天地廖廓。正不妨兩存耳。溽暑蒸人。惟眠食自衛。祇頌撰安。陸淵雷頓首。西醫之奴隸派一文。今已不能記憶。求之醫界春秋社。亦不可得。然執事何由知非僕之所作。何由知是僕所錄登耶。擬懇記室錄示一紙。以明究竟。至感。淵雷再頓。

附覺叟原書

淵雷先生足下。僕之知足下之大名也。以閱醫界春秋第三集中第廿九三十兩期月刊。見足下西醫之奴隸派一文始。是時正值廢止中醫風潮。海內同人。激昂慷慨。一腔熱血。正苦于無可發洩。得見此文。如讀陳琳之檄。道子之書。胸中積憤。爲之一紓。此文雖非足下所作。而足下錄載報端。卽不啻爲足下所作。汪君深明大義。固屬可敬。而足下慨然露布。亦可謂有心人。同人等翹首傾望。以爲中醫有此人才。何患外侮。故自是以後。凡有自海上來者。必詢足下近狀。及近日著作。非有私于足下也。以足下能維正誼。敬足下。卽望足下能昌明我國五千餘年聖哲明達。繼繩繩發揚光大之中醫學說也。乃去歲有自海上來者。言足下對於中醫學說。大變宗旨。澈底推翻。初閱之甚爲驚愕。繼又默然以思。決以道路謠傳。必無其事。近得大著傷寒論今釋一書。同人傳誦。莫不駭然。繼又閱足下所擬修正中央國醫館整理學術草案一文。尤爲憤激。幸中央明斷。對於足下所擬各條。未經錄用。等于廢紙。姑不具論。書雖一家之言。既已發行。所關甚大。對於足下不能

不有所質問。惟明察焉。書中雖亦推尊仲景。而又謂天地間無六氣之病。人之傷寒傷風。爲人身造溫散溫機能衰減亢進之作用。並非有一種風寒物質客居體內。謂人身無六經。仲景書中。純以平脈辨證。以立治法。夫傷寒一書。乃專爲發揮六氣六經之治法。今乃一概抹殺。而牽強附會。以西醫之學說。以爲麻醉西醫。而又仍尊仲景。以爲發揚中醫。實則推翻中醫六氣六經之根本學說。而又懼直接推翻六氣六經。招同人之詰責也。故孔竅其詞。支離其說。其用意有似于接木以移花。其形狀又似于盜鈴而掩耳。同人等對於此書。茫然不得其要領。因之互相擬議。有謂足下之學問。對於仲景實宮牆外望者。有謂余岩因中醫氣化之學說。根本堅固。不推翻氣化之學說。不能制中醫之死命。而以物質西醫以推翻中醫之氣化。不特不能取信。且爲識者所笑。不如利用中醫之健者。入室操戈。事半功可倍。而足下實爲所羅致者。僕雖不敢深信。然書中固明以造溫散溫等學說。推翻六氣六經者也。全書洋洋數千萬言。除以西醫造溫等學說推翻我六氣六

經外。別無發揮。餘亦不過盛稱日本之漢藥驗方而已。一似此書專爲推翻六氣六經而作者。此中用意。不特同人對之茫然。不得其要領。卽僕亦如墮五里霧中。無已。或以現在潮流之衝激。中醫不順潮流。必爲所淘汰。故委曲求全。而作此書乎。不知無論何種學說。能歷久至數千年。必有其不可磨滅之真理。中醫自神農黃帝以來。聖哲明達。繼繼繩繩。已五千餘年。使其中無不可磨滅之真理。何能發揚光大。以至今日。西醫之興。不過二百年。學問閱歷。均在幼穉。足下以西醫之造溫散溫等學說。推翻我之六氣六經。豈五千年來發揚光大之學說不可信。而二百年幼穉之學說反可信乎。日本醫科大學博士渡邊熙曰。凡事可順潮流。獨醫學不可靡然從風。足下素信仰日本之學說者也。今既備舉其驗方。而于此等重要之言。反未加以體察乎。如以爲余岩等假政府之力爲慮。亦知今日爲何時代乎。今非民國乎。總理之三民主義。皇皇然爲世所遵守。政府爲民國之官吏。雖當此戰爭時期。國事紛錯。一時爲所欺謾。豈能長此不顧民族民權乎。余岩等城

狐社鼠。一時雖擅作威福。一旦庶政清明。尙何所施其鬼蜮之伎倆乎。此二者皆不足慮。所慮者。卽在足下以中醫而推翻中醫之學說耳。年來余岩等假政府萬鈞之力。以相壓迫。可謂極矣。然而中醫尙未消滅者。以學說根本之堅固耳。余岩等雖肆力詆毀。而屬敵人之攻擊。政府不能以其言爲憑。足下固中醫之巨擘者也。乃亦如此。余岩等有不卽以足下之書。爲消滅中醫之利器乎。政府有不據足下之書。以宣布中醫之死刑乎。中醫行將無立足之地矣。古人云。凡舉事。無爲親厚者之所痛。而爲仇敵者之所快意。今推翻中醫根本之學說。自足下作俑。是中醫不消滅于余岩。而消滅于足下。足下雖自信無消滅中醫之心。其何以自解於天下後世。吾爲足下懼。吾重爲足下惜也。如足下真以六氣六經之學說爲虛無玄妙之談。則請以其管見爲足下陳之。仲景之書。固專爲六氣六經之治法而作也。仲景之長。在以脈證察六經受病之原。因係感何氣而成病。以分別其治法。故方無不效。觀其每篇之提綱。固明明言某經之爲病。某經之爲病。平脈辨證。卽辨

其爲何經之脈證。非舍六氣六經之外而另有脈證之可辨也。足下推翻六氣六經。而但稱其平脈辨證。是舍本而取末矣。至謂天地間無六氣之病。此種議論。近日中醫雖亦思順潮流。而尙無敢如此昌言。如天地間真無六氣之病。何以受寒卽寒。受熱卽熱。不受寒卽不寒。不受熱卽不熱乎。縱內傷之病亦有不感而寒。不感而熱者。若外感。固感寒而卽寒。感熱而卽熱也。高深之理。原難推測。而此淺顯之理。則固婦孺之所能知也。尙何所疑于六氣之病乎。足下以寒熱歸之造溫散溫機能衰減亢進之作用。則寒熱應不隨天地之時令爲轉移。又何以傷寒之病必在冬月。傷暑之病必在夏日也。卽如足下所云。爲造溫散溫機能衰減亢進之作用。究誰令其衰減亢進乎。求其原因。仍非歸之六氣不可。如以爲六氣不能見。而造溫散溫機能之作用。又誰見之。豈解剖後尙能見之乎。足下不以造溫散溫之臆造學說爲荒謬。而以六氣之確有印證者爲玄虛。亦太顛倒矣。此其癥結。卽在足下所云並無一種風寒物質客居體內一言。風寒。天地之氣化也。有何物質。

人受天地之氣化而爲病。乃天人氣化感應之理。其感也以氣化。其病也亦以氣化。豈必有何物質。客居體內而爲病乎。至于既病之後。自屬人身體溫之變化。然感風必以祛風藥治之。受寒必以溫寒藥治之。方能見效。雖無風寒之物質客居體內之可見。而仍必從感風感寒之治法。其感受在風寒。其治療亦在風寒。體溫之變化。不過受病後一種現象。而因感受。方有此現象。則其原因。仍在六氣。而不在于人身。特感受之氣不能見。而體溫之變化可見耳。足下執無風寒之物質客居體內。以此認定無六氣之病。以物質之眼光。測氣化之學理。焉往而不鑿枘乎。全書之誤。其癥結卽在于此。足下如不自求覺路。將終其身迷而不悟矣。若夫六經。爲人身經氣所行之道路。既無形跡可求。自難以文字表現。然求之病理。固確切不移。求之針灸。更如響斯應。病理如太陽病以太陽方法治之。陽明病以陽明方法治之。而無不效也。針灸如喉痛取兩大指之少商穴。頭痛取脚下之至陰穴。狂證取中指之中衝穴。痧證取手灣之尺澤穴。亦無不效也。若真無經氣所行之道。

路。何以響應如此之速。病理猶曰深奧。針灸固顯而易見。且隨地皆有精于此術之人。全球方驚其神奇。爭相學習。足下處海上交通之地。文明之區。而竟無所聞見乎。至云中醫之長在積古之驗方。斯言也。乃余岩因中醫之經驗爲社會信仰。不能推翻。故不從其經驗攻擊。而從其學說攻擊。學說既推翻。雖有經驗。亦不能與之爭衡矣。是余岩之言如是。乃一種攻擊中醫之策略。今足下所云亦如是。僕殊不得其解。夫驗方非由經驗而來乎。經驗非本其學說經歷實驗而有得。故謂之經驗乎。經驗而得實效之方。故曰驗方。無真確之學說。從何得適用之驗方。如云驗方可不根于學理。何以桂枝下咽。陽盛即斃。承氣入胃。陰盛即亡乎。西醫對于病理。不曰原因未明。即云尙待研究。即由于無真確之學理。故無適用之驗方也。足下既推翻六氣六經。僅留其方法。而以物質生理病理釋仲景氣化之學說。實乃大誤。而乃謂表彰其所長。補苴其所闕。必如是而後國醫有進步。而後西醫可減口。而不知反促西醫之進步。中醫之減口而已。更有一事。不能不質之足下。

足下此書。凡例之中。非高標科學之旗幟乎。僕不知足下之所云科學。與科學家之界說。同乎不同乎。抑足下之科學。是否即余岩之科學乎。抑醫學真可以廢哲學而用科學乎。抑西醫真能盡科學範圍內之學問而皆能之乎。足下既未聲明。僕亦難以懸揣。第揣足下之用意。必以爲中醫不勉附科學。不能自存。然而誤矣。余岩以我爲不合科學。乃以我國人素有媚外之賤性。又不明科學之界說。故此籠統含混之詞。以相欺謾。政府之不准我加入教育統系也。既不知醫學萬不能離哲學。又不知中國醫學之範圍已包括科學。更不明科學之界說。特以西醫以我爲不合科學。遂亦以我爲不合科學耳。今欲辨正其誤。必先使政府明了醫學不能離哲學。明了中醫學說已由哲學包括科學。明了科學之真界說。而後余岩不敢以籠統含混之詞相欺謾。請試爲足下陳之。科學之界說。非以一定之對象爲其範圍。而于其中求一確實之知識者乎。是科學二字。乃研究學問之名詞。無論何種學問。均可以科學方法研究。無論何種學問。亦不得渾稱爲科學。此科

學之界說也。以科學而合之醫學。中醫之根本在哲學。其範圍已包括科學。哲學屬氣化。雖無一定之對象。而確有印證。其包括科學之物質。則有一定之對象矣。是中醫不特久合科學。且超乎科學之上。西醫物質也。對象則有一定之對象矣。而不知氣化。故對於物質之有一定對象者。尚能研究。于氣化無一定之對象者。即無從着手。故西醫病理學中。不曰原因未明。即云尚待研究。誠以氣理多屬氣化。不知無一定對象之氣化。而只知有一定之對象之物質。故終不能得病理之原因。况科學範圍。原分精神科學。物質科學。精神科學即通哲學。西醫知物質科學。而不知精神科學。是但得科學之一部分。而可僭稱科學乎。如云科學萬能之時。不容有哲學之存在。則哲學久應廢止。何以大學之中。尚有哲學乎。且據科學家言。科學之所不能解釋者。仍須求之哲學。况近者窮及內分泌。而內分泌終不可分析。窮及原生質。而原生質終不可化驗。即西醫已有由質超能之勢。渡邊熙且直以哲學之漢醫大張旗幟。以革科學之命。明治大學已設漢醫學科。帝國大

學已設漢醫講座。于狂瀾奔湧之時。獨爲砥柱。而竟告成功也。使科學真勝于哲學。何能以渡邊熙之故。使全國風動。政府亦翻然醒悟乎。由此推之。西醫不特不能消滅中醫。且非歸納于中醫不可。同人等深知此中消息。故連年以來。極力發揚中醫之學說。方謀如渡邊熙以哲學之旗幟奪科學之旗幟。而足下不察。乃先自拔哲學之旗幟。而甘心屈服于科學旗幟之下。既不明瞭醫學之不能離哲學。又不明了科學之界說。中醫之衆。豈遂無人。此何等大事。乃不徵海內明達之意見。而悍然不顧。竟將我國五千餘年之文化國粹。神聖不可侵犯之醫學。一舉而推翻之。無怪乎此間同人等之有疑于足下。而互相擬議。海內名流對於足下亦多有微詞也。更有進者。中央國醫館所頒發之整理學術草案。同人等對於其科學方式一層。尚以爲與中醫哲學根本大相牴牾。正思有所貢獻。然僅用方式。中醫範圍原包括哲學。精神科學與物質科學。雖迥乎不同。而尚同在科學範圍之內。足下並以此爲不足。而倡議改用科學原理。西醫之科學原理。則純屬物質矣。

尙何必留此中醫之虛名乎。僕嘗謂西醫縱不消滅于中醫。必消滅于中醫之學說。于渡邊熙之言。而益覺其可信。又竊慮中醫將不消滅於西醫。而消滅于中醫。觀于足下之著作論說。而不覺其惴惴于心也。如足下尙不以爲然。請更舉渡邊熙對於科學批評之語以證之。其言曰。余求學德國時。適值西歷千九百年。爲彼邦全盛時代。及世界醫學之淵藪。卒業後十餘年中。仍于國內外之醫科大學實地試驗。研究各種血清學。微菌學。藥物學等之動物試驗。及專心純正科學之病理學。解剖學。組織學等。即臨床時亦。惟以此類爲標準預。期將來天下無不治之病。不意入世後。當爲人治病之時。始知天下竟有不能憑科學治療之病。回顧依據科學實驗而得之學位。不過一紙論文之通過而已。渡邊熙之言如此。舉凡余岩之所持以驕我者。皆一掃而空之。余岩學于日本者也。渡邊熙學于德國者也。余岩之學位爲學士。渡邊熙之學位則博士也。足下以余岩爲可信。則渡邊熙之言更可信矣。渡邊熙又曰。奈何竟有中國人不向本國醫學研究。僅襲得外醫皮

毛。竟謂中醫不合科學方法。至欲廢而棄之。苟非喪心病狂。何至開倒車若此之甚乎。其言如此。是不特痛恨科學。且痛責我國人之麻醉科學者矣。日本爲科學最盛之國。渡邊熙又遂于純正科學之人。而激烈如此。人方以哲學革科學之命。而足下乃反以科學革哲學之命。哲學之命固不能革。而科學之命。西洋學者因物質文明過度。實爲坑人之具。亟思擷東方之文化以革之矣。足下尙迷此目前之幻景乎。縱云軍事之器具。工商之製造。萬不能廢科學。而醫則以治病爲目的。人爲氣化之人。病自屬氣化之病。固不能與軍事之器械。工商之製造相提並論也。更有一切要之質問。足下試揣自身。爲陰陽氣化。氫氫和合而成乎。抑如余岩所云。爲物質之構成乎。如以爲陰陽氣化。氫氫和合而成。則足下此書推翻六氣六經。爲鑄九州之大錯。如認爲如余岩之所云。物質構成。則足下蠢然一肉塊而已。而何以知覺運動。迥異乎陳列館之蜡人乎。如云機能。何以木偶亦有機而無能乎。此尤同人等所亟欲奉教者也。至于委曲求全。則又有說。古今來之大英雄

大豪傑。能担当天下之大事者。必具有堅定不搖之見識毅力。審其所持者正。雖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故能于羣疑衆謗之秋。成旋乾轉坤之業。孟子之時。天下之人。不歸楊則歸墨。其勢可謂盛矣。孟子不顧一切。挺身犯難。而聖道卒以明。邪說卒以息。日月一出。燭火無光。更何懼于區區物質之西醫。而委曲求全乎。亦徒爲識者所笑而已。僕昔與梁任公講學三湘。中年以後。遍遊秦豫。陰求奇士。以圖恢復。繼因母病。遂習醫學。寢饋其中。已數十年。自軒岐以來。以迄近日各家著述。無不瀏覽。又與西醫相處日久。得窺內容。深信中醫不特不能消滅。必將化爲世界醫。甚望足下勿自菲薄。與海內同人同心合力。以力求發揚光大我中醫學說。于中醫界作一偉大之人物也。僕素不喜與人爭辨。當此外侮侵陵之時。尤以敵愾同仇爲急。對於足下。尤不願有門戶之意見。惟是六氣六經。爲中醫學說之根本。足下此書一出。雖中醫之根本堅固。不至以一人之議論而搖動。然六氣六經。既澈底推翻。後學憑何以爲學說。憑何以爲治療。勢非盡歸于西醫不可。在他種

學說。猶可以出入。中醫則五千餘年文化國粹所關。四萬萬同胞之所托命者也。在他人而爲此言。無足輕重。而足下則吾黨所推爲巨擘。所期望以昌明國醫者也。今又授學海上。以科學化招遙從弟子。且遍海內。余岩等已眈眈虎視。再加以足下率其徒黨。日以推翻六氣六經爲建鼓之號召。中醫前途。尙堪設想乎。利害之大。關係之重。如此。再四思維。萬難緘默。用是竭其愚誠。達之左右。如以爲尙有可采。則請爲日月之更。否則請足下明以教我。此間同人。亦急欲知足下近日之宗旨也。至書中章君太炎序文中。謂醫以療病爲任。得其療術。卽病因可以不問。天下豈有不明病因而可以療病者哉。章君通儒也。不應爲此語。豈其中別有隱衷乎。抑或英雄欺人之故智乎。四海之大。中醫之衆。豈遂無人。異日當再專函以奉教也。海天在望。延佇爲勞。區區苦衷。惟足下明察爲幸。專此奉布。順頌撰祺。統希明察。曾覺叟啓。三月八日。

陸氏論醫集卷三
不許翻印剽竊



